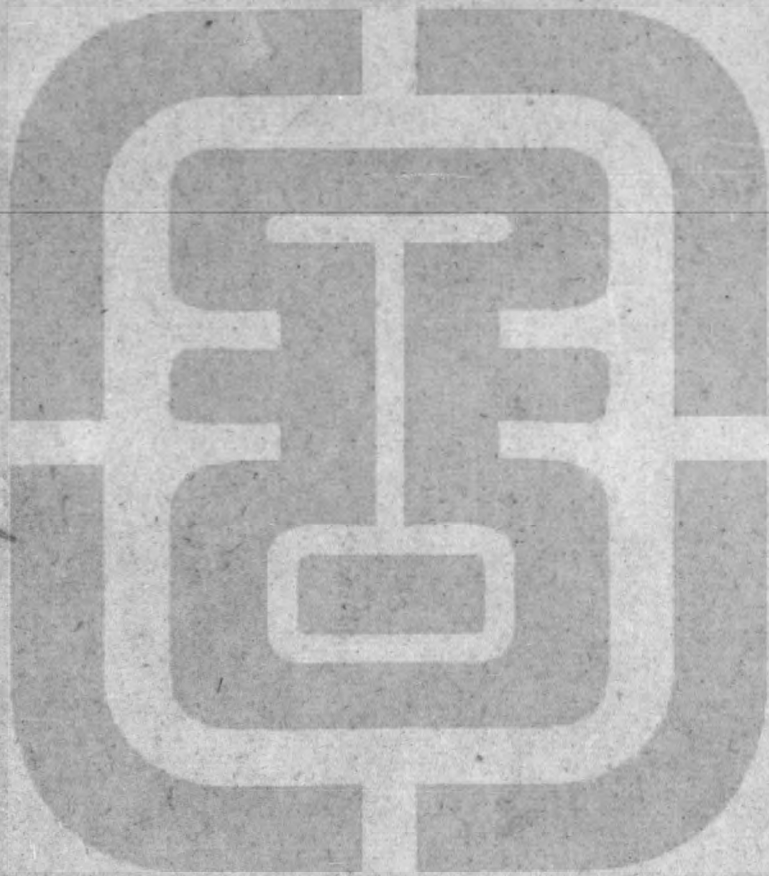


賓退錄

卷六至卷十



賓退錄卷之六

大梁趙

與昔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議友謙  
 本朝張即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  
 老幼之情狀張詩云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為  
 難能今兩錄之孩兒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  
 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  
 綿長頭終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  
 地仙排衙朱閣上唱道画堂前合調歌楊柳聲  
 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為馬新  
 蒲揮作鞭鶯鷁金錠繫犒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



驅鷺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雷胸  
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鷲裹袖學柘枝搯酒殢丹  
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揀時乞繡針穿寶篋  
拏紅豆粒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履展  
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  
鷺滴淚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姘憎菜巧  
遷延美帳鸞綃映藏含鳳綺纏指敲迎使鼓著撥  
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極偏綦圖添路画笛  
管欠聲鏤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  
採雀適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楫  
杜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鷺互誇輪

歸本改駭將本作鷺

蔣本作岫

水磴相教風放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牋遠鋪  
張鶴網依空射蠅絃吉語時卜道謠歌處傳匿  
窻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闌草當春逞爭球出晚田  
柳傍傭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鶻潛籬畔聽蛩伏砌  
邊旁枝拈粉蝶限樹投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嵐逞  
搗綠嫩蒼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  
月上天蟻窠尋逞斲蜂穴遠堦填樵唱迴深嶺牛  
歌下遠川壘榮為屋木知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  
危跳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浚池船項橐託禰師  
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浼戒爾減狂顛老兒詩  
曰鬢髮盡滿然眉分白雪鮮週遞延客話偃倭抱



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臂借力  
杖搯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  
始到門前每愛煮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纒  
眼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鞚鞭頭搖如轉  
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痛怯激泉形俸將  
就木囊索尚貪錢膠脰乾賜綴粘髭冷涕懸披裘  
腰懶繫濯手袖慵揔擡舉衣頻換扶持菓屢煎坐  
多茵易破行少屨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  
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  
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  
帶涎樂來須遣罷醬到久相延畏帽縱橫掠梳頭

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  
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  
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怒僕空腔  
眼噴童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  
寒狖堆毡似飽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  
求紅燭男婚乞綵綫已聞頌几杖寧更佩韋弦宿  
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  
久棄登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  
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  
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屢積觀



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  
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塔危索減甄好生焚鳥  
網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噓蒲柳年長思當  
弱冠悔不曠狂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  
昨日今年踰三十駸七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  
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字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為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今世文集得二文  
為朱希真小字希真數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小字希真滌滌吳五百  
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

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  
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  
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備一旦富人  
古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資子凡室人  
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  
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妾羅拜  
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  
士因遍觀居第富寔偉麗過王者嘉甚忽更衣東  
走圍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  
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圍不稱僕曰惟假  
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



蔣本作據

如此以富寒暑如此以<sup>藏</sup>脩風雨既藻其稅又并其  
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蠅<sup>作據</sup>搜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  
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掃與役夫雜作  
手足瘡<sup>論</sup>繭頭蓬面垢書夜廢眠食<sup>成</sup>切<sup>焉</sup>然惟恐圖  
之未美也不覺閏歲戒未落也忽闔者奔告曰何  
即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  
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  
出吾惟圖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審別館之虛涼  
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  
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虫網琴瑟塵<sup>樓</sup>檀鐘鼎  
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

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悵<sup>七</sup>而死市南宜僚  
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  
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卷南蘭陵  
為寓言新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於市醉而狂  
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sup>七</sup>錄而械  
之為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  
曰狂鬣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  
之即道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鬣其首解  
墨衣衣之且加<sup>以</sup>械而繫<sup>焉</sup>頽壁而逃明日既之  
昧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頽壁已頽曰嘻其適矣

蔣本作加之械而  
繫焉無以字



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術其首則不髮又械且  
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覽故在此獨失我  
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岩老人  
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  
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  
寄以見勞悴乃皆外拘非所謂儻來者也曩悴而  
今勞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頽揖步趨亦日隨  
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  
視亦始非復故我也其與吾五百果有間否哉  
吾故人或駸一作要華夢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  
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

其持本作要

而區區一作要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智一作要東方智士之流  
也余亦擢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真孺小簡云如璧再啟  
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珉追之不置  
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已力所能勝已  
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  
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酒時若坐有所畏  
者自非狂失則酒雖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  
道如楞嚴圓覺維摩塵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  
几案間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  
此語也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sub>匕</sub>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曰  
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  
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  
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  
而不好皆莫能致也

宋興二百年宋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  
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  
僅存蒐攬亦云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  
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  
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

與夫山嶽家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群嘲聚  
訛戲笑之談靡不筆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  
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觀  
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sub>匕</sub>未見者每  
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者殘  
年獲讀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觀學迄才下為  
世畸人區<sub>匕</sub>小枝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  
之地此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遊<sub>游</sub>云曾  
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  
天下遂以為口寔南豐作李白詩引次謂關肆瑰  
瑋非近世騷人取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



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  
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公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  
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  
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詩諸戒卓然  
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不喻其  
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有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  
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寔有才送李  
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  
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  
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卿雪詩此少作  
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

所欲言者蘓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  
体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  
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  
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  
乎沒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興邊皆苦沒亦何  
用陶詩外枯而中映瘦若沒而寔美也公謂徐師川  
晚年務造平沒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沒不可為  
水落石出自見涯渙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  
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或有次第陳無已本學  
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  
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



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  
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泐貶之於祖可如壁之  
下師川固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  
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  
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親在江西時思  
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噉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  
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  
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  
酥靜如練為蘆蕨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  
冷山薑發芽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  
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秋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閑

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蕨  
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之耳目也  
觀每觀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寔尊賢樂善  
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  
畧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  
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朱元暉  
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  
若都七平丈我又待入憲紅廼矣聊發千里一笑  
觀自拜賜元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  
詩話一卷而後修者送拜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  
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令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



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  
名組膏賦紅窓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  
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郁<sup>讀</sup>  
乎文哉作都<sup>平</sup>乎文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叔<sup>叔</sup>  
藏陳坦畫<sup>樹</sup>教學詩云此老方捫風象鷄亦附火  
想見文字中間都<sup>平</sup>乎文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  
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  
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於多街博  
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  
不知為知書<sup>詩</sup>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  
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額楊諸篇及蘓黃門四

字詩無一載選中者而反錄都<sup>平</sup>乎文我之句答  
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sup>下</sup>修文即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馬  
周為素雪<sup>宮</sup>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  
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sup>上</sup>可攷大  
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  
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仙之  
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  
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  
主者芙蓉城慶歷中有朝士晨起起居道見美婦  
三十餘行前丁觀文<sup>度</sup>按轡結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答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  
頃之間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巨竈穴一  
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沒晝卧夢吏來逮行  
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  
宮也真人為誰曰韓忠朝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  
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  
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請禱焉公遣之歸遂寤  
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  
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  
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  
日當之迎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為

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望蘭宮殿號靈芝揮  
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  
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  
兆我是夕暮奠有若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有  
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  
碧衣童云玉帝南遊芟洲昭君子隨行糾正群仙芟  
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冰雪焉然  
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  
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  
一曹掾曰天帝即呂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病而  
逝景文亦繼亡經夕蹶然而蘇索筆作二詩有中



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郡都非世間天神統殿  
樓等語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  
右丞履之孫登進士第任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  
間玉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  
其墓畧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  
淖蓋紀此事陳伯修字旁注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曰自  
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至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  
儀帝曰卿平時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  
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  
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

昔所上者不遺一字 帝批攬再三睭顏甚喜論  
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玉  
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  
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  
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繞絕淡  
七日一僧云夜宿瓜洲夢官服銀緋跨馬導送數  
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之間為誰送者陳殿院赴  
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  
紹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坐神仙第六人皆謂此  
李莊簡南遊遺其子孟博卒於瓊州先是數月孟博  
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時起雲霄間有軒榜曰



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止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  
寤臨終雲氣起於寢冠眠宛然自雲中昇上升舉  
瓊人志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  
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蛇蛇蟠蟠青形  
渺上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  
容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思思深父子情  
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畧云紹興戊  
寅除夜中體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一山館與一  
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客指此某人  
居也蓋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扉茅舍張門前  
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画

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履握予手大笑曰舊相識  
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  
書圖画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岩石隱逸之  
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上有張章草細字  
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  
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某人授種蒔  
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  
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涵湧衆不敢登舟予  
獨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  
作三間酒器用鐵鑄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  
大閣他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鑄杯無日不留客上



必劇飲也必醉也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  
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間及道理則玄  
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慷慨  
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  
味非人間麪藥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  
想心思縱筆為記次日已卯歲旦予子孫環侍未出  
此記示之且云亦遊甚樂悔不便為住計後八日  
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啟手足定  
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飲舉體柔軟氣貌如  
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府名  
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

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  
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  
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  
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詩樂天來夷堅  
乙志又載方朝散為玉華侍即事甚詳方之名不  
著於世故不錄真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  
為北斗君公夔為南明公賈誼為西門都禁郎溫  
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孔文舉  
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秦始皇為北帝  
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墨  
翟為太極仙卿莊周為太玄博士孔子為元宮仙



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  
盡如其說乎

<sup>富</sup>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曰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  
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亦亡士  
馬群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於  
四方蘓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  
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  
夷朝夜郎畧蕞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

明允以為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  
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  
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sub>及</sub>西北守將<sub>及</sub>陛下  
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sub>上</sub>多獲美女珍寶<sub>南</sub>邊諸  
將聞<sub>而</sub>見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  
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  
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  
城<sub>而</sub>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  
資財劫人口皆入<sub>歸</sub>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  
好則金玉重幣可汗頡利當其言時一歸自將攻  
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



然富公豈蹈襲他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

晚稻未定者為皆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

產者訴於郡縣郡守攷上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

多云在法無典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

接白樂天諷諫社稷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蘇

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歛暴征求考

課此明證正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寒霜之類

歸本作貧民將本作貧民

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貧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啟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

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寔

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

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山租輸皆令寔

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徃真觀初率土霜儉

一匹絹終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

憐之故人上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

云霜早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人知其名為霜儉霜早有能援以言

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

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不當居

云和早存多作云和日干



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實華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高承事物記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七障礙李君其不遇偶卒後果如言其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

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之七

大梁趙

與晉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帝章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年中解鄧騭為儀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召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負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固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監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認命一使亦韜



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慎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祀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

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嘗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何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米入秦，為秦官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截又取以中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



大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頌  
有粧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咸泰之尚書大昌壘  
錄嘗皆辨之故不詳及獨未嘗何龍之語不免與  
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  
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  
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  
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  
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寔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  
堪喫五代史莫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  
衛將軍上嘗歷河陽忠武七寧諸鎮好食人肉所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澄好使  
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  
食之又本朝王繼勳考明皇后母弟太祖  
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  
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  
殺而食之以樁積貯其骨棄之野外訴女檜及鬻棺  
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詩者斬於洛  
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  
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絲游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  
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



綿疑即此体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避之他所里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摘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潛隙地有甌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謂半解其体而荐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之房蒸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為体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為之殺烝若禘祭宗廟

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殺核之外或別具盛饌饋以全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体荐者而舉世呼為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五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畏典不得濫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廢馳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願碑



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江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初黃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頌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不絕豈雖

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歎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耶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塗縣卒樂鄉君令新塗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不然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



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於此頌况詩飛符起羽翼焚  
 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  
 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連清晨承露盤晞甲帳  
 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  
 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  
 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薛能詩話符呪  
 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  
 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画雲車壇上  
 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  
 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  
 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足

內傳云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  
 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  
 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  
 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  
 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  
 權之前無所見高平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  
 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  
 時喚為火結時謂為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寔一也所  
 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



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珠之  
號取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  
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  
片兩之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  
國寶時王廩聚眾應之以其女為真烈將軍且盡  
以女人為官屬一作珠領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絃帥廣博其荅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蒙恩  
分闡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  
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  
不採其一云茲分師闡特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

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以知此  
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七見陸放翁詩注  
四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因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  
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  
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  
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蓋不至是也取  
立極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畧則曰安石  
之過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  
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



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  
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奸宄得志假紹述之  
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  
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  
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川祠堂記議論尤精確  
先生嘗與胡季隨天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的大公案自謂聖人之復起不易吾言  
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型伊尹適夏三  
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

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  
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  
益行子房之私師定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  
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  
皇七沮溺接輿之後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  
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  
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領不偉哉  
裕陵之德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  
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  
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



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峻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短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之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也議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聞斯言也亦當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

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曰使還

獻書指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迨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德為知公者子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



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不紊嘗公張公  
 安道呂公猷可蘓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  
 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迁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  
 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  
 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如  
 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  
 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  
 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  
 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  
 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  
 後復視始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議謹詳

行之未幾天下恟々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  
 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机  
 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  
 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寔錫之古所  
 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  
 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詳之  
 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  
 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  
 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  
 身以直修道以仁七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  
 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



未不可得而志矣治大學傳不古道榛塞其來已久  
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  
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  
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完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  
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  
幸無為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  
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  
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為焉故也熙寧  
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  
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  
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故其意成其事新法之

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  
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瑜不相掩也古之信  
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  
平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  
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  
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之知已說之行人  
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  
甚聖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  
元祐諸公可易轍矣文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奸  
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黠  
新法不作豈得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至乎反覆



其手以尊崇寧之奸者寔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  
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苟相則疇昔  
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  
君子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sub>上</sub>於事  
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  
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  
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  
邱虛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  
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者<sub>過</sub>咨歎今怪<sub>劫</sub>之祠繇<sub>上</sub>  
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  
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

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成政人用輯和繕  
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sub>舊</sub>如壯為之管鑰掌於  
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  
余因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  
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  
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  
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sub>公</sub>  
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  
七袖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弭貂若悟死生  
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



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喬孫為僧劉仁  
瞻侍中喬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  
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  
落新塗者居於村疇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  
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  
忠序魏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葉  
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  
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  
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隸則華門圭竇  
得以陵之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

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  
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  
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  
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  
曰坐而遷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  
坐進必此道類之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之  
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  
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維有拱壁以跪駟馬  
進猶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  
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  
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



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  
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傳以  
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  
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  
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  
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知為禮亦無所考但  
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  
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已拜皆  
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  
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  
頃年屬錢子言作白廢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

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像塑為問  
予既畧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  
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  
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倣此以免為  
於蘓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羈然會予亦辭  
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  
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簋之高低與  
人均今士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於地  
使鬼神不享則不可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  
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  
碌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蘓公蜀人何以不見而  
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



乃字據蔣本增入

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不象為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為加跌也去年又屬蜀漕楊  
王休子美令莫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  
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  
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  
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日復見古人之像  
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  
學諸生坐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後來者考焉此  
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於朝廷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  
未盡見此識故說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害百姓而  
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  
諸侯咸未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  
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  
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  
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  
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  
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七物有糈者  
居多如雒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  
十山糈用糝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



糈用糈糈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  
用糈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  
稷米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  
米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  
用糈糈米祠之自教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糈  
用糈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糈自  
女仇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糈自首山  
至於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  
於仇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米米作禾自篇遇之  
山至於滎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糈郭注云糈祀  
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東音音糈自尸胡之山至

於撫羣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於陽  
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糈二者無糈字或傳寫  
脫誤單孤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  
至於鼓鐘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之山  
至於敷題之山凡十七山日輝諸之山至於蔓渠  
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鈴山至於萊山凡  
凡十七山皆曰鈴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於立尾  
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  
也著明於此山海經強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  
原離騷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  
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



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  
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  
石巫之用糈籍所救鈞也謝叔重注云糈米所以  
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之七

賓退錄卷第八

大梁趙

與皆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  
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據其意書之觀者當  
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已志謂前  
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  
為有據依而志謂始萃此書顯以鳩異崇怪本無  
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愚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  
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  
或聽然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以第三書者又已  
糜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



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怒曰但談鬼神之事  
題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為丙志丁志設或人之  
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  
索墨費帑殆半太史公書為可笑從而為之辨成怪  
志謂在閩洋時葉晦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錄嘗  
言近有估客估船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  
未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魚脅魚覺痛躍入  
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  
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悞未  
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  
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錄亦取列

予之說喜其與已合原志謂假手富塗地偏少事  
濟南呂義淵陽洛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詳  
編帙於是輯為原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  
至己或七年或五年六年不過數閱月閑之為助  
如此然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  
編相傳益耳未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詞者問夷堅  
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東坡樂天之事以自况  
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傲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  
諾臯浚惡其浩襲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  
載向臣原答問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堅庚別志序  
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



編稚子穰復云更須後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  
拊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  
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傳  
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說助證以蒙  
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續一十二  
辰又以段柯古之諾臯支動支植尤岨以於是名  
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浚會稽西歸至甲  
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  
及申支十卷終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  
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時  
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

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  
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  
不侔避之宜矣遂侔以支景支丁則自撫此帙中  
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聲  
牙畔魚蓋自知之愛奇之過一至於讀此勿以  
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覺賓畢聚之夢謂夷堅記  
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奇  
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如夷堅志考之上焉假諸  
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  
而死七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以至  
島鬼淵祗蛇妖牛魁之類何翅累千萬百所過非



一人承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至  
康謂四十四日書成身說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  
由支平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  
雜紀之類四五書皆過附著異事不顯虞初九百  
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剗剗矣為助不幾三  
之一矣支平則云子弟輩皆言丞羽既作文不已  
而掇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願神繕性之  
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味步  
趨為之局東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  
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適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  
如駮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

生異時憚不能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向劉父  
子彙群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  
著十五家景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  
官街談巷語通曉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  
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  
也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  
滿者終十有一遂半唐志云三忠甲謂懷子偃  
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鼎臣稽神錄張文  
定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  
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錄七書  
多歷年五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曰終五



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莽一編頗  
得之下者徐謙曰瞽双目而審聽強記容詰其肆  
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者徐仲車  
耳曠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裔耶賢愚固  
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  
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於三景所梓州里  
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他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  
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  
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繙具多旁行書與三坐生結  
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鵠頌亦可耳至於著書  
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多拳不能釋固嘗悔哂猛

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  
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辨不復聽矣三志成謂子不  
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  
以神怪之事語諸謂話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  
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  
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  
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  
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  
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  
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為  
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明錄錄中賈弼事



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  
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  
夷堅為臯陶別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  
惟支壬三著<sup>支</sup>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  
亦不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  
不著<sup>兜</sup>變釐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  
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  
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  
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者<sup>首</sup>殿前傳點各

依班召對西來<sup>六</sup>詔蠻上得青花龍尾道測身偷  
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畫寢宮娥夢裡驚元  
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  
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  
知其所以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sup>四</sup>破內人接著  
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引鴨池畫作  
天河刻作半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  
勅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梳頭<sup>逐</sup>懶處君王苑  
北遊暫向玉花塔上坐<sup>逐</sup>簌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  
裏看春雲<sup>上</sup>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sup>滑</sup>兩  
人攪起隱金裙峰鬚蟬翅薄<sup>逐</sup>鬆々浮動搖頭似有



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  
唱盡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  
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  
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  
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樂  
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  
掠鬢衣騎馬

統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  
能噎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

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送死者  
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送死則知武公而下  
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送死者矣不獨穆公也黃  
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  
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  
故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  
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送已之欲王荆  
公曰咈百姓以送已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送先  
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滂天云咈百姓則非先王



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  
寔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  
而拂百姓矣初寒暑雨均曰小民怨咨小民之情也為  
政者但當虚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  
譽之心亂於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  
以五寸尺為步七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  
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  
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字季寫時舉聞之晦翁謂  
五寸字誤當作七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

蔣本作樓

帛尺也潘浚按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  
周尺果當布帛尺也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  
四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据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  
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  
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初則書其夜子  
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  
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  
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  
丑謂太史之誤其寔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  
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



易得意其間難不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  
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  
生時立酒味方沒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  
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釜之故然  
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南東十五  
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  
憂言其母憂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  
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  
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  
霍光博陸侯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鑄胡鑄

羌向義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  
民侯國在沛郡鄆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  
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  
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侯趙破奴封  
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  
城隍故唐李陽水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  
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  
鄂州碑謂大水滅郢抗辭正色言於城隍其應如  
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他  
如韓文公之於潮翹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



遠亦有智井鵝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  
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  
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  
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  
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  
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  
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  
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 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  
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  
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  
神何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而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成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  
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亦及攷之廟額  
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浚唐清泰元年嘗曹封順義保  
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令號永固廟不知何時  
亦賜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  
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  
紹興初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  
州則鎮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應  
烈侯筠州則利旣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顯  
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府則顯  
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標水禾則顯正廟廣惠侯



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郡武軍則顯  
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廣惠廟靖惠寧濟侯詔  
州則明惠廟善祐侯成州則靈應廟英祐侯有廟  
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  
安福威澤楚州靈顯和州福惠襄陽字濟燈州顯  
應珍州仁既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即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賜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  
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  
安王城隍中亦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神初  
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  
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

歸本將本作鹽城

永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  
相承稱謂如溫州富俗侯處州仙郡侯臨安府錢  
塘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  
州新昌監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漳州興  
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  
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  
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有寧國雖有  
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測而詳興隆雖有顯忠  
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寧  
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  
稱輔德王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



王或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  
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其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  
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  
隆興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  
陰以為周苛貢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襄  
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  
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其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  
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  
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  
唐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寧知  
縣鎮深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晉邑

侯字依將本改

宰盧姓者紹興之嵯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  
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七日所不接者尚闕如也  
承播漆三州及尊義軍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  
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漆曰寧德尊義曰懷寧承州  
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  
珍州漆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  
志載吳春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  
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  
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  
霸一作侯國使永為臨安王地故塑像為十餘歲  
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轉已而為城



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巨彛也與取傳不同然彛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亭事愈涉怪浮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士諤有城隍廟兩絕句二首

鈞什何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缺拜缺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拜

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贈矣人口其曰鬪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無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亟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陽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及狸蘇鴨四十餘絕



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  
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鵝數幸六王宅興慶  
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  
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蘓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  
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建民  
究治及子厚謫雷亦問舍於民曰前蘓公來章  
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  
忍而懷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

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曰在帝側曰汝宜  
速去帝今已大豈念乳母汝哺時息耶帝愴然遂舍  
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  
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  
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上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  
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  
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  
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  
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  
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  
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為殺以一為



徙一以為東方朔一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褚所書他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送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sup>枝</sup>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實然閔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

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西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千五百十里抵鄧州始<sup>得食</sup>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願以為<sup>殘</sup>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sup>米</sup>萊蕪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驪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犬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



八十餘紫髯鬢蔚然長數尺面奕匕有光行不擇崖  
整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  
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  
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  
用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何足言未或作出世資姚  
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  
既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  
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  
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  
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  
尉閔河傑騰飛亦過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

用蔣本作田何蔣本  
作未

素壁龍蛇字空山虎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

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  
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大中大夫  
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  
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  
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  
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軍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  
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  
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斬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



年以太常行太行令劉德以宗政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昔因寄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國史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 賓退錄卷第八

### 賓退錄卷第九

大梁趙與皆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宋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鬼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潁會盜起先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後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逸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啟多用借寇



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裴老智教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下江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過竹木磚瓦蘆葦椽楠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閱日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諸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聚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

仲友

謂觀此語知郭后之

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即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上廼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先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

畢不以此書之后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撮城隍爵事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既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媼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濟州黎陽縣顯回廟靈護



伯他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教者亦徽廟錫命耳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史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却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甲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大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暫題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為俗乎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盛時亦無有蓋自蒲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為約陵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助見奴簡續至漢為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

臣引虎解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時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笮字當作批與琵琶之批字同而音無異後漢

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批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蚕蛹遂一一各之唯以梳為批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批字類篇批凡四著其一毗志切搨屬集韻同又按說文同搨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比余一顏師古注云辨髮之飭也此音頻寐反則知批字亦通作比為笮字無所經據博雅纂



筌謂之筌蓋捕取魚鱖之具邊迷頻脂二切與此  
不同雖集韻批亦作筌類編筌又毗至切櫛屬然  
切書晚出當從右詩曰其比其櫛又知三代之前  
未有批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苑囿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  
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網上不道震上疏  
救之帝不省騰意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  
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  
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  
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  
政皆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

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畢誤以為  
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  
得其尊子臯七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  
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  
佞幸傳張彭祖為小妻乘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婦  
嬖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  
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邱縣注云小妻妾也又  
竇融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  
女李嬈為小妻梁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  
李羽生為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



善本歸本並行婦

妻<sup>三</sup>王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命輩  
謀誅宦者因小妻之夫父程璜而事池東觀記又載  
彭城靖王子男子<sup>付必一身行</sup>物改恭子輔梅丁小妻見恭  
傳注周益公付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sup>律</sup>浮氏制謂  
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  
漢書持<sup>指</sup>此董重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sup>張</sup>  
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張儉事亦曰取  
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  
晋宋挺本劉陶門人陶<sup>亡</sup>後娶陶愛妾為小妻隋  
王世克祖支願<sup>願</sup>棒死其妻少寡儀同王<sup>繁</sup>繁納之以  
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  
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  
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  
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妻<sup>妾</sup>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  
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  
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醢  
之意耳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



蔣本歸本並從行婦

妻<sup>三</sup>五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命輩  
謀誅宦者因小妻之夫父程璜而事池東觀記又載  
彭城靖王子男子丁前物故恭子酺梅丁小妻見恭  
傳注<sup>同</sup>公付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浮氏制謂  
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  
漢書持<sup>指</sup>此董重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  
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張儉事亦曰取  
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  
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已沒娶陶愛妾為小妻隋  
王世克祖支解極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繁納之以  
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  
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  
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  
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  
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  
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醢  
之意耳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



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  
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堯仁義是  
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西晉亂  
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延何人也廣始  
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  
以為詞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然  
二晉無所<sup>也</sup>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  
之友人會<sup>切與</sup>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  
有云堯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間能混一事雖成注道彌<sup>光</sup>亦寓微意又觀盛化

曾子名錄一

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sup>經</sup>亂離其子  
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  
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sup>廷</sup>見范擘書張  
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sup>龔</sup>劉<sup>寵</sup>稱种  
拂高獲稱<sup>鮑</sup>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  
針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此韻  
起於此高丞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  
傳<sup>晉</sup>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錢廣州刺史元景隆  
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美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觀國  
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美者彼自不美此自  
美頡之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一之審如  
王說則頡字從何而來耶

俚俗謂聚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  
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閔羽傳云孫權遣  
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為  
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漢雲谷雜記辨歐陽集古錄曰謂後漢人亦  
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偉孔長考兄弟劉駒駱丘  
季智張孝仲范特得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

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  
况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  
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思巨榮族人巨元卿陳忠薦  
士其一曰成頊世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浚陳啟  
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閭陽殺陳  
相駱浚後梁冀之弟梁名不疑趙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  
篤黨銅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  
進階季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  
傳馬日碑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  
大姓夏長思宦者曾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  
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亮卿之清類源皆未及



也他尚有之猶眼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銜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為稱識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譁然太

真本壽王妃頽云楊家女兒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畧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俊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冥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唐也三國志載柳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汝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也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凡庸



也明公為以為我操乃止然竟甥甄氏亡女與合  
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追封謚淑為平懿原  
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  
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  
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行  
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  
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  
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  
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  
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咸相傳謂阮咸所  
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  
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  
康七有理閑門三月傳因工身今親見阮仲容  
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  
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  
云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  
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  
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  
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



後有發咸墓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  
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賜樂書云阮咸  
五弦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為唐武后  
時削明於古家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  
命工以木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  
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  
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  
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禁中女樂  
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此須  
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安時大瘦令之婦  
乃出宮人能為此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

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  
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  
知楊因唐之太宗而誤為本朝耶抑別有考按

耶

夷堅

變

乙志

載紫姑詠

手

於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

柳弄春陰管弦曲裡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暎深繡  
幕偷回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  
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  
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  
梳垂脂燕髮向鏡輕勻襯眼霞悵望昔逢寒繡慢依  
稀曾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蕪又一



杖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  
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  
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申後中央今遂寧府  
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取初上加欄楯  
道分為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  
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  
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  
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

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  
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  
成皆 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  
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  
國及百寮稱賀而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  
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  
仗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  
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七  
欲寧去聲色禁書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采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閣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吾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  
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  
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  
通云冬至萌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  
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上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  
休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  
令仲夏之日日長至仲冬之日日短至今世反攝  
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曾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  
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婦古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

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  
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景長故  
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  
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  
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律崔杜謂踐長履長  
者景之長昭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  
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  
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蘓州少時以三衛即事元宗豪縱不羈  
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之其人為性高潔鮮



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  
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  
學為者豈蘓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蘓州  
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  
蘓州詩律甚妙深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  
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  
勝不允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  
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sub>七</sub>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  
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  
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別是一人或集之  
誤苕溪漁隱云蘓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

五侍皇闈曉拂爐煙如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  
寶今幾年頑鈍如鉅命如帑余以編年通載考之  
天寶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  
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  
葵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劉禹錫所舉別是  
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蘓州集中有逢  
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時恩私身作里中  
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  
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  
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  
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博髮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  
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  
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駸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  
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  
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  
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於一  
近世沈明遠作詰始彙括應物集及他書為傳甚  
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於此章  
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都水及休日還長安曾  
貴里及歲日寄弟并答  
詩崔甥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相而

詩本作林寶

其兄愛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愛之孫侍價仕隋  
為左僕射封扶陽公侍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  
令儀生鑿匕生應物姓見續纂少遊太學見贈舊  
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見錄  
事并鄭侍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通典左  
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  
為貴曹選頗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浚流落失職  
家之高選  
乃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經武揚開府及  
復返禮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澧客遊江  
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櫛會大梁亭等詩  
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別見西詩  
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



民害應物疾之痛絕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班詩淡棄  
官養疾同德精舍見詩起為鄂令大歷十四年  
除標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如見詩西擇勝隱  
於善福祠送諸生學澹如也諸生詩示建中二  
年泮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福祠詩善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  
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釋良史等詩士反  
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問道奔間  
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弟詩終更  
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岳見武日寄俄擢江州刺  
史樓詩登居二歲召至京師真元二年由左司郎

中補外得蘓州刺史見吳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  
其嫗發甚恩現郡齋文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  
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  
來替寓於郡之永定佛寺見寓詩永大和以大僕少  
左司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錢轉運江淮留後年九  
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官大和六年為蘓州  
鐵轉運江淮後朝議史率官少代狀年為蘓州  
上柱國韋應物歷掌刺議史率官少代狀年為蘓州  
事能斷取職雖重本官尚輕內有美名執心不回中丞  
司權衡年去應物刺郡才流豈弟之無能輒取公奉  
而大得和年去應物刺郡才流豈弟之無能輒取公奉  
少府詩云天寶為其遺愛尚存耶又朝四寔為邦本謹  
云十詩侍皇天寶為其遺愛尚存耶又朝四寔為邦本謹  
五至太和計年九十餘然自應物在三衛年始詩十  
後集太和計年九十餘然自應物在三衛年始詩十



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  
息於斯焉見李華補善為詩氣質閑  
掌書記見李華補善為詩氣質閑應物性高潔見李華補善為詩氣質閑  
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  
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蘓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  
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  
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  
格得教解為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贊以見始  
被頌頌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  
子而為我且失其故安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  
然心服焉見因話錄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  
地而坐見李肇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

世亦莫能知之也詩白子沈子曰予讀韋蘓州詩  
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  
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伏內為郎刺史於建中  
以迄貞元而太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  
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  
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  
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然  
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卒者猶無恙也益不可  
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  
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回考以次平生行義  
官淺皆有憑籍始終可概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



西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  
問今其詩往七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  
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有自表以見於後世豈  
偶然哉渙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曰韋蘓州少  
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宗遺史  
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  
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曰今二樂妓侍  
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  
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潭澤閑事斷盡蘓州  
刺史腸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  
蒼又云余觀蘓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

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浚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  
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畫信書不如無書因  
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寔  
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趙

與音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  
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  
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  
始發之杜預為伯夷之屬非也

小字旁注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為莫不有惡為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耻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不欲謏  
墓有惡而飾以為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  
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  
也莫儔靖康末所為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  
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頌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  
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陰險徵幸  
試之一擲卒至誤國 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  
步陷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為謀此  
翰林莫公所以沒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  
不幾於欺天子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飛一作武穆為跋  
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

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羅彥濟汝楫也  
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  
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  
氣節表七一世參禪佛學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  
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格作家傳欲為文飾乃  
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  
見則是靜然言庸違張必不然余獨嘉李文簡誌趙  
待誌制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為  
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  
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有  
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所謂責人終無



已者也然公已亦不得任其咎昔蘓綽在西魏  
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重既而歎  
曰今所為正者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  
弛子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隋文帝奏  
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波蘓威願能如此  
曾謂今日無若蘓威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  
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字文簡州邦獻誌謂初君誌以  
二父世科為念刻若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推稱  
之而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將猶  
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歎杖嘗以謂自先王教曾  
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

祿利不樂觀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  
又不屑其世祿顧反以送進士覓本得之為榮噫昔  
之人所望於曾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泣  
官廉平溫厚博雅於以進德孰能禦之願區也猶  
以是為歎何哉二公之作蓋又曰以立言垂世不  
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教至建康  
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為江東副漕以言責之呂  
躑躅未行而忠獻檄書至一作書盡與諸家記事之書不  
合則熊子復克心傳繫年要錄已有  
疑於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  
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而後之秉筆者亦



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sup>音</sup>人幕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塗<sup>音</sup>人仕至工部待生<sup>即</sup>張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賤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詐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過時<sup>主</sup>吾自言五百歲人<sup>矣</sup>視之若不過七十歲容狀光澤嫩頗挾容成術無他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sup>吾</sup>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



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黜配之五嶺  
南由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  
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狄相公封卓  
為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  
方士輩出先生出子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  
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達也遂  
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  
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對封號吾問果爾  
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  
而封輔國面大方且美鬚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  
二事正匹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

言其妄然不及此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  
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後有元不知當時何所據  
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  
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  
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  
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  
號雖最雖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  
以後稱為耳爾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  
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



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矣彼謂頌成之廟稱為太廟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陵徐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

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画

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鴛無鏡不作雙天下

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容徐語點化容齋

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

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

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画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矣夫為

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

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叙

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

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

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

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聞所異辭所傳聞異辭正

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翔校尉

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

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

校尉李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翔

為涉軼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



記五十八字中有<sup>省</sup>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  
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  
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謂<sup>合</sup>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  
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  
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沅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  
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  
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  
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

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sup>說</sup>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露成  
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各只是一  
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而浮煙翠且重亦是  
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sup>是</sup>兩件事又如鼉  
鼓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有鼉也風浪也——即是  
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火水奏  
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  
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



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送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  
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是  
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  
吳楚東南圻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  
即是句說滿天下無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  
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今嚴鐘  
鼓三更月野宿猿狖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  
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黃縣黃雀尚多脂鶴閑雲

蔣本六似

作鼈駝卧草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  
竹夢新月窺樓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啣月半床  
明風花誤入長春花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  
家七境燈火沙河夜上春則似是三物而不足至如  
峯多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擺極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  
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  
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  
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  
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  
樹葉風激鹿養茸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

練似應作棟



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  
多如帶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  
遠有樓臺只是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  
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即每句  
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生莽卓巖穴死伊周和風  
滿樹笙簧雜霽色兼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香  
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窓枕  
簟閑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  
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未之尤未見其有  
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此杜詩  
無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  
為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枏櫨楓柞樟之句而  
漫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  
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  
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  
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蓋  
五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印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  
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  
至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  
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  
至矣禽為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與時按康節首尾  
吟其一云堯夫非是受受吟詩上是堯夫訪友時青  
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  
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來獨往還獨坐堯夫非是  
受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永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淮侯  
廟十篇可以為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亂宜送戮  
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始  
非尊據立大功非不知復貪王爵似專愚造成四  
百年災漢終得安寧反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

事何須作假王誰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  
皇一時韓信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  
名教罪上猶不謂逮斯人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  
感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煙  
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  
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難漢  
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  
傑敢教根固又生秦韓信特功前慮寡漢皇負德  
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因要加諸甚不難若履  
暴榮須暴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



世七長為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藥宮詞三十二首今改王恭  
簡編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必如此庶真贗了  
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未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  
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  
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塔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  
春景画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  
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上紗窓海日紅殿  
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  
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按行廊水檻周回

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  
門與內門通朝羅巡遊到苑中每日上高祇候處延  
滿瓊紅艷立春風厨舡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  
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真打人立春日  
進內園花紅蕊輕上嫩淺霞晚到玉塔猶帶露一  
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墻苑中池水白茫  
芒亦送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遠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上月明花樹底傍池  
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終唱未知名  
盡將齋菓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刷  
青苔宮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



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  
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  
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裡看教鸚  
鵡念新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遠曲池能  
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摠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  
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  
內嬪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子簇地頭  
小梁携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合按拍海棠花下合  
梁州殿前排開謙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  
邊舉袖傳声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

勳臣試打毬先向画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終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摠纖腰初學乘  
騎怯嬌上得馬來終似走幾回拋鞚把鞍鞍橋自  
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上長羸第一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  
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  
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並船相鬪溫羅衣濕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飛別  
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  
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



羞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

建炎三年始詔除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金

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

之日而不書其數也惟元豐九域志為詳嘗撮一歲

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登一十兩利五兩麩金五

十五兩金饒各一十兩嘉六兩眉三兩銀四兩五兩

桂陽各五兩兩衡昌各三兩兩印賀封端新康

南思梅容照梧藤夔淖貴柳宜橫白康瓊昌化各

林萬安各五兩鬱銅鐵一十斤利錦三匹都白穀

一十匹襄隅織一十八匹秦八匹純七十五匹

汝一十匹咸勝各棟保定花純一十匹祁綜絲純二

各一作十四匹花綾一十匹亮白花綾一十匹梓綜絲

綾一十匹蓬雙絲綾一十匹徐方紋綾三十匹封

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二匹樗蒲綾二十匹蓬蓮綾

一十匹閩越綾二十匹越羅七十匹貞定三十三匹潤

彭各一花羅六匹都春羅四匹蜀單絲羅六匹又四匹

蜀紗四十匹相廬常太平方紋紗三十匹開茜緋

花紗一十匹越輕容紗五匹越紬一百四十五匹

洛二寧廣信陝懷安各一十匹大名徐穎博花紬一

雄永寧廣信陝懷安各一十匹大名徐穎博花紬一

十匹夔絲紬五十匹簡三十匹鹿蓬忠各五十緞六百

七十匹隨滑瀟各三十五匹鹿蓬忠各五十緞六百

七匹隨滑瀟各三十五匹鹿蓬忠各五十緞六百

各一作十四匹花綾一十匹亮白花綾一十匹梓綜絲

蔣本作單絲羅十匹



唐平頤 定昌 鄭倉 棟霸 永成 乾寧 信安 相那 趙保 順安  
 滑平 頤定 昌鄭 倉棟 霸永 成乾 寧信 安相 那趙 保順 安  
 建昌 廣安 雲安 南平 韶南 雄各 一 班白絹 三匹  
 誠布 一十四匹 五匹 絲布 二十匹 果一十匹  
 紵布 一百七十五匹 江陵 安鼎 密舒 湖廣 各二十匹  
 各一十匹 白紵布 一百六十五匹 舒湖 廣各 二十匹  
 房五匹 道連 各高 紵布 一十匹 都紵 紵二匹 楊  
 宣歙 一匹 開五匹 高 紵布 一十匹 都紵 紵二匹 楊  
 斑布 一十匹 榮葛 布二百三十五匹 洪撫 潭各 三  
 心隨 壽化 各一十匹 渝五匹 富蕉 布一十五匹 泉一匹  
 順泉 興化 各一十匹 渝五匹 富蕉 布一十五匹 泉一匹  
 潮五匹 紅花 蕉布 三十匹 福練 七十匹 鼎建 各一十匹  
 毛氍 一十五段 熙安 五段 紫茸 毛氍 一十段 注絲  
 一千一百兩 濟泉 興化 各一十匹 福練 七十匹 鼎建 各一十匹  
 一千一百兩 濟泉 興化 各一十匹 福練 七十匹 鼎建 各一十匹

一十領 豐白氍 三十領 鎮戎 二十領 紫茸 氍 四領 慶  
 一十領 豐白氍 三十領 鎮戎 二十領 紫茸 氍 四領 慶  
 鞞 二十枚 廣水 馬二十枚 廣 鼈皮 一十張 廣 翡翠  
 殼二十枚 廣水 馬二十枚 廣 鼈皮 一十張 廣 翡翠  
 毛二十枚 廣水 馬二十枚 廣 鼈皮 一十張 廣 翡翠  
 毛二十枚 廣水 馬二十枚 廣 鼈皮 一十張 廣 翡翠  
 楊鳳 十領 蘇席 二十領 開封 一十領 莞席 一百領  
 楊鳳 十領 蘇席 二十領 開封 一十領 莞席 一百領  
 器五十事 湖襄 二十事 瓷器 三百一十事 河南 耀越 各  
 器五十事 湖襄 二十事 瓷器 三百一十事 河南 耀越 各  
 一十事 邢石器 二十事 鞞一十事 藤盤 一面 循藤 箱一枚  
 一十事 邢石器 二十事 鞞一十事 藤盤 一面 循藤 箱一枚  
 信藤 器二十事 鞞一十事 藤盤 一面 循藤 箱一枚  
 信藤 器二十事 鞞一十事 藤盤 一面 循藤 箱一枚  
 惠柳 箱一十枚 滄銅 鑑一十面 原青 銅盤 二十面



楊火筋五十對 卯剪刀五十枚 卯筆一千管 江寧  
管宣五墨三百枚 一克各一枚 硯四十枚 寧端各一枚  
紙四張 越各池各一百張 雜色牋五百張 成  
蠟燭九百五十條 蠟各前三百條 階五條 成鳳  
花燭燭一百條 鄧燕脂一十斤 麩糖子數珠一十  
串象斑竹一十枝 雷解玉砂一十斤 卯一十斤  
什金漆三十斤 弓弦麻二十斤 坊鯨膠一十斤  
通甲香二十七斤 漳各三斤 潮一十斤 台青一十斤 代  
碌一十斤 代珠砂四斤 一兩 洗容各二斤 西辰一  
雲母三十斤 江一十斤 鐘乳四斤 八兩 浙三斤 一  
十兩 芒硝一十斤 峽空青一十兩 梓會青一十兩

梓禹餘糧一十斤 澤白石英一十二斤 梧二斤 斤  
紫石英二十斤 沂一十斤 白石脂一十斤 蕪水銀  
三斤 二兩 辰三斤 兩 石膏二十斤 汾磁石一十斤  
磁陽起石一十斤 齊長理石五斤 滿礬石一十斤  
太石燕二百枚 永白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  
一十兩 太原潞澤各一十斤 天門冬二十斤 罽一十斤  
甘草二百六十斤 各環一十斤 德順五斤 原一十斤  
白朮一十兩 舒牛膝五十斤 懷紫胡三十斤 麟豐  
各一車 前子一斗 開乾山蕓一十五斤 明細辛一  
十斤 華石斛一十二斤 麝二斤 生石斛四十斤  
廬各一十斤 克巴戟一十斤 叙菴蘭一十斤 寧芎藭



三十斤 蔣祥泰 黃連五十斤 磁石三十斤 處菴蓉六十斤  
 芎藭五十斤 保防風七十斤 絳衣各十斤 單斤 緇五斤  
 五味子五十斤 河蛇床子二十五斤 蘇一十斤  
 杜若一十斤 峽葛粉一十斤 信栝蒌根一十斤 陝  
 當歸一十斤 威麻黃二十五斤 開封一十斤 知母  
 一十斤 相仙靈脾一十斤 浙紫草五十斤 欽一十斤 牡丹皮一  
 一十斤 萊高良薑一十五斤 朱崖五斤 牡丹皮一  
 十五斤 合諭五斤 零陵香二十斤 龍一十斤 縮砂  
 二斤 白白藥子五斤 合天雄一斤 龍一十斤 續隨子三斤 井陵  
 廊葶藶子三升 曹連翹一十斤 黃續隨子三斤 井陵  
 荆芥一十斤 寧羗活一十斤 威木藥子二百顆 施

一百顆 萬桂心四十斤 雞二十斤 茯苓三十斤 浙  
 斤十 茯神五斤 華酸枣仁三斗 開封一斗 黃蘗五  
 斤 金五加皮一十斤 峽杜仲五斤 金沉香一十斤  
 廣唐糖香二斤 廣楨榔一十顆 瓊枳殼一十五斤  
 商五斤 枳實一十五斤 商五斤 巴豆一斗 眉  
 紅椒三十斤 黎買子木二斤 梁白膠香五斤 金  
 藥子三斤 井陵紅花五十斤 興栢子仁一十斤 陝地  
 骨皮二十斤 號京兆一十斤 胡粉二十斤 檀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 河麝香四斤 十一兩 金十兩 均延丹  
 各五兩 襄慶號商熙代 牛黃九兩 密登萊阿膠七  
 斤一十四兩 鄆六斤 濟鹿茸一對 成於羊角一十







賓退錄序

一本作後序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為善稱之  
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短章見知  
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宜至唐然後盛至於行藏  
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又有可恨者一本作憾焉惟吾  
宗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  
玉葉中一人而已余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  
梁趙君賓退錄見其色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  
生所未及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  
擊以聞所未聞爾及而又見甲午存藁亦君所吟賦  
至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遠不



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効花間靡麗之光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雁挾風過古木春環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於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為之主者矣蓋公之學每以為已先之故發為文詞舍喧而就寂脫葉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為德麟賦秋陽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固於富貴不知田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々香杭雪不如新蔡况復滿盃孟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竒風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分符章貢君之子孟適來為宰余嘗薦之於朝曰有儒生廉謹之

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藁請為之序緒閱之久又知宰之所以為宰者有所自傳也因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皆字德行嘗從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干峰陳宗禮書於崆峒小院

本作崆峒山

借鈔葉東卿本謔字頗多又弓秦敦夫先生所藏江鄉歸氏鼎成留讀齋本互為校勘前序一篇六依歸本增入也道光二年望前一日十月禮南識

癸未秋八月燕庭得精抄本於書肆前序隸書末署一行康熙戊戌三月望日西圃居士錄于京華寓處有西圃蔣氏方印二繼軾圓印一後有鶴柴秘笈一印璜



川吳氏收藏圖書一印蓋收威家印也陳宗禮序歌缺  
十卷末綴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當是宋時  
另一坊刺本耳十一月廿七日校畢識此





